

反城市

【反勞動人】

《樂樹與松鼠殺人事件》

轉紅的焰火早已熄滅

從樂樹的枯枝

溫度是雨滴的殘忍

我從午夜的早晨

不曾交付自己的死亡

在唧呀的柏油路上

用齒輪行走

轉動的自行車軸

轉著釣線

人生是一條骨多肉少的魚

神經與神經之間

充滿咖啡因的鋁罐

意圖使人刻意的努力

即使

月光的蓑衣還在遠去的

竹林中沒有公主

更沒有論文

教授可以行車

工人只能以步行與偷竊的馬兒行走

鐵製的軸心如自己的結論

對，這一切都是飢餓的錯

這是樂樹下

跳躍松鼠的殺人事件

《請讓我在過於深邃的寂寞中浮潛》

那與我一同數算腳步的陌生人
即使沒有很長的路街也不見蹤影
同時分享路燈的只有迷途的飛蟲還是飛蟲
將就著那灰黃的光束中過剩的疲憊
背包裡面只裝著明天上班的卷宗

便利商店店員偶然的手指相碰
是進入捷運之前的幸運
過長的大衣衣擺依然坦蕩的獨自飛舞
除了與冬雨牽手
又有什麼東西可以於這加班後的夜
取暖並一路相伴

正面面對著獨處的側臉
還是難過於來來往往的北風
我也不能再走進壽喜燒的小店
因為那樣坦然的一個人吃飯
就不能進去了

也許，家裡的路上還有塞滿煙蒂的空檔
用過於寬敞的客廳捲的
這世界總要有人離星星更近
不然我又何必獨守仰望星辰的陽台
並圈養一隻貓

世上的快樂都如潮汐
總是會有些地方多了點，其餘的就退了
請讓我選擇孤獨的深邃中獨處
如那書上過於立體的摘句
若能避開猛烈的狂喜，自然也不會有悲痛的來襲（註）

註：出自 太宰治『人間失格』

《願望交易小站》

人們說人生是條河
不是綠色、藍色是鐵灰色的
滲著汗、血與污垢搓成球
和鐵褐色的玻璃碎片
咖啡因是彩色的
在你搖曳的安全帶勾掛著尿布

不願孩子長大
這世上唯一隨著加工時間
貶值，就是這漫漫的生
孩子們把夢境刻在書包上
刻在最後一班捷運
或任一搖晃的盒子中蠟做的杆上

蝴蝶慢飛
鋼筋上疊著血紅的領帶開的朱槿
白色襯衫上的玫瑰是大亨堡
溢出的疲憊與脂肪層
有時會羨慕撞在玻璃外牆上的鳥

偶爾我們會在梅雨的裙邊相遇
一張冷的獨自的透明傘面
在等號後得證
有人厭惡人生的星辰
有人厭惡改變的必須

所以，要立張交易證明嗎？

《失控的真實與人肉馬戲團》

在天花板上鑽幾個坑
用文字與文字纏繞的線
釣著填充棉花的腦
與混著尼龍皮膚的四肢

「我們交出虛假的泡芙內餡」

為每一條線段命名
數據、民意、理論與洶湧的地氣
構成轉動齒輪咬合
我們依舊用血肉餵養
那些在骨骼上爬動的金制甲蟲

「你們得愚笨並上達天聽」

天空污濁的城市依然呼吸
代謝著生存之物們
每本名著都有貓爪的印記

沒有比為另一個異者工作
還要愚鈍的行動

去紀錄幾篇石板與著述
相對的宇宙是瘋子的碎語
數字都是剝削的產品
我們嘗試把他們交給邏輯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所以再去忍耐再去創造無人知曉的文字
刻在每個歷史的段落上
沾沾自喜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勞動」是錢幣與你的血肉
你的信用對於銀行
更接近「真理」

《你們都只是途經的樹》

晦澀的雲彩是糖
濃厚的拉出一絲絲的蜜意
透明的傘與花般的傘
成為包覆的糯米紙
竊喜的手趁著陰翳的光

朝著這些糖罐進發
暗橘色的風是酒
醉人的依偎一群群的羊
像蕈菇般的與小蟲般的外衣

成為沈澱的甕
交疊的手趁著孺慕的愛撫
朝著路的盡頭

「但這些都不干我們的事」

過於纖瘦的根還扎在柏油
循著勉強觸碰的硬土沒有溫柔
甚至不在花園的邊緣
在糖絲與酒中清醒的如

粗糙而乾瘦的細枝
葉子不多都泛著酡黃的顏色
嘗試有位路過的貓遮雨
在工地的鐵皮外
偶而撿起煙蒂
撥開那些浸汗的包裝紙

我們只是偶然被途經的樹
途經我們只是被偶然的樹

《工人的起義》

期待的汗水落地，沒有重量
在一無所有的夢境裡
賺取一張輕輕的借據，是我的血肉
成為數字的紙
兌換生活
並用圓鋤底下挖著自己的造物

「我用自己的造物埋葬自己」

加些辛香嘲諷吞吃
將童年的星星都分屍
工人被逼著
張開大腿
那是鋼筋與水泥
一根陽具抽插著一串血漬

「但我們的陽具，只是新鮮的蔬菜與無病的肉類」

也希望用金碧輝煌
塞住罪惡與貪婪的液體匯集在人生的碗
但只用前門賺來的麵包
用以肛門自慰
然後充飢

「我們的麥子種出工廠」

每一片田地的麥子
都是另一塊磚
用來堆積的無奈的商品
與裝飾的飢餓

謊言裁示：「一定是你不努力」

每次工人的起義的璀璨的成功爭取更多精液卻無法懷孕

《那晚，你如是說——記於勞基法修惡抗爭清晨》

你們繼續昏睡
在椅子上
在話語上
在我們與冷風共眠的時候
順便舉手

你們繼續昏睡
在樹枝上
在屋樑上
在他們吃早餐的時候
順便病死

我們都沒有病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在贏取一個名為「休息」的獎盃
順便餓死

我們都沒有病
在青島路上
在立法院上
在觀看一個名為「民主」的荒謬劇
順便回憶

那天晚上你如是說
「讓我們在冷風中，都有罪」

《冰凍太陽》

有個季節很冷，要找隻
油花均勻、肥瘦合宜的大腿來抱
說來不難，幾個掛金牌兒的私塾都有號
銀串兒重要，帶個把串
如繁華梅花

在腳邊沾點汗水磨一碟墨
用自己的瞳仁鞣
揪一隻筆瞅
見門窗就提否
上批國下批家橫聯掛個大把把

大把把要作啥？
捅個滿花窗
開在後腦窟窿裡黑壓壓不見啥
填滿正好互吹著雪花滿地撒

蠢笨、鄙俗要收好
用線縫成大棉襖
你穿襖我穿襖
人人誇我們會思考

看著馬兒會長角、看著兔兒分不瞭
太陽初升，凍得受不鳥
尚不及星 下不及地
看個小本嫌沒勁

沒帶幾個眼鏡，出門都像悶鍋
幾個滲顏腰帶不用
反正也都沒腰

凡事別論理
論理就不明事宜
雷公也都不給粒米

何懼出門招雷劈
不用疑我一身傲骨泡醋裡
難免文人需雅緻

路有凍戶丟個子兒打發去
別在家門前
自有門風清如水

【反愛情人】

《我們都得了一種叫孤獨的病——給從沒有不孤獨的人》

也許妳曾經是一隻蝶
跟虛假的苦瓜不同
確確實實是隻畫著多色花紋的蝶
只是稍微纖細了點
在快速翻轉的玻璃箱中
都是風暴

風暴的中心沒有同路的翅膀
我們都不如經過你身邊的閃光鱗粉
那些要兩對翅膀才擦得出來的
被秤斤論兩的賣

蝶兒們都飛得不遠
只剩做不了愛的還在風暴裡迴旋
必須要繼續拍翅才能活命

哪兒有人販賣幸福
用以當作吸吮的燃料
找不到擁抱
就用對狂風的憤怒

「那日人們都要明白，驅使人的並非愛，乃是仇恨」

也許你現在還是一隻蝶
飛得不那麼歪斜
風暴沒有停止
鑽石與永恆的時間都還在計價

只是你的身邊還沒有
陪伴的細碎步伐
所以我們都要恨

你要恨幸福的炫耀者
我要恨孤獨的自己
同時被激烈要求的溫柔吞沒

《自由的男人》

「我要愛妳，請化為躍步的孩童
如是我一個男人

我要愛妳，請交出心竅的鑰
如是我一個男人

我要愛你，請成為如慕溪水的小鹿
如是我一個男人」

張開不大的手掌
轄管玫瑰花瓣
轄管瞳孔的轉軸
轄管一切妳的心血與其造物
妳的一切終將成為我的軛
故事中的巨木撐著森林
即使天空的星星
妖豔的爛俗

「你要去追求那樣的星星，我必使你生養眾多」

如是我一個男人
要欺進你任何狹窄的秘密
不包括柔弱的思慮
如是我一個男人

「他們必要讓我這般，不然要奪走我」

其實是願意輕撫
蝴蝶振翅的幽微氣流
像隻風末端的燕尾
在妳的愛情中

但，如是我將不再是個男人
因此，我不再愛妳

不再為妳任何
輕柔的髮絲
矜持的香氣
細膩的指尖與冬日的擁抱
愛妳

「我是自由的男人」

《春夢邊緣的流浪者》

走獸都在虛構的城市
邂逅著偶然的旅客
你要從這片花園往前走
卻不為
任何的針刺與衝動停留
暫時

自以為愛情的殘像在圍牆
徘徊不去
他們過剩的慾望
以「存在」交換花朵
旅者們吸吮著對方的枝節
從瞳孔深處開始
成為另一對相依的記憶

「總是不得不的選擇，而非最美的」

在花園的圍牆外
沉溺著夢境
找不著足以自瀆的潔淨
白色的碎花裙襪
安靜的凝視驕傲的自由

「最後沒有人能拒絕花園的邀請」

總是有脆弱的理由
支撐蛇信的低語
可以拒絕成為另一個夢境的主角
在慾望失速的心跳中
忍耐
在春夢的深處看見真理

「我再也不曾勃起」

然後，在殘影旋轉的花園外
成為自尊的流浪者

《失眠的帳子與溺斃》

夢的邊緣總會
向任一個不等值的年跌倒
失眠確實被驚醒
與失去睡意的菸
一同不像個男人一般想妳

把愛情解剖
拿出一個軟綿綿的充滿神經元的肉慾
撤出一條阻塞孤單的腸子
隨波逐流的寂寞
那雙肺部想勃起、想親吻、想佔有
組成洋娃娃式的女人
我是個失敗的偶匠

那天的我，企圖逃離遠走
人唷！當看見另一人確實的形體
愛情就成了火刑的訴狀
讓你在自私的愛情與性慾中
溺斃

《管好雞雞大總統》

你必須為了成就一個神位
管好褲頭
功過簿上總有一筆
穿越歷史的陽具
你揹著的十架降生

你總是猶豫著該不該努力
為了求偶
創造一個世界
或勃起一個傳承慾望的樹
在客觀的成功里
蒙受榮耀

「你總是嘗試體醒一些無關的人」
「另一些同你也揹著十架」

你慾望的樣子
不夠聰明
不夠顯得尊重
不夠對於大地的恩賜叩首
你慾望的樣子
沒有教學的影帶可以複習

人們的靈魂
沒有選擇作為野獸的權利
而愛情
經不起突如其來的發芽

「他們抱怨著世界如此苛刻」

到底該不該去求個偶
把一時的寂寞
串著衝動、串著漫長的人生
串著無法定義的愛情
成一片嘔吐著噩夢的網
「努力」會成為判決書上的藉口

往昔的神社只是精液
與光榮的精液名字
如同你的出生
沒有白色的逃離
祂的榮耀曾與你同行
在一條為了求偶而努力的路上
晃蕩著虛榮的包皮
與大腦皮質

去吧！管好雞雞大總統
你能有點自信
嘗試另一個虛無的愛情大門
劈去歷史的陽具

《我們不能像貓一樣做愛》

寒冷與寒冷間
塞滿風雨的市街
過往的行人
用恐懼點燈卻獨自來往

「我們有人類的驕傲」

擁抱與擁抱間
設下彎繞的理智
半生化妝
加一點穿搭
一兩句欺騙的情話
三四五條艱澀的法理
構建一道鑽石一般堅硬的誓言
卻在激烈的做愛中化為空氣

「未來是限制自己最後的鎖」

那些孩子、財產、契約說的是
工人的工廠中從不生產良藥
屬於自己
在柔軟的心情上踩踏
磨蹭耳邊的絮語

任性的要求愛撫
上癮的氣味
呼嚕之後
同樣任性地離開
我們能否像貓一樣在稍冷得冬夜
用黃寶石的瞳孔相互做愛

悲傷時跳入陌生的懷抱
濕潤的充滿腦內啡的鼻息
再鼓起勇氣的足跡
也許，我們不能像貓一樣做愛

「所以我不再做愛」

《終究能找到暫時停泊的海灣》

經過浪花的白色紗衣依舊華麗
依舊分手在每個浪頭
嘗試用風帆做一圈帽邊

掩蓋那過動的時光
但那堅韌的同情卻也依舊捆不住
時光轉動萬花筒的手掌

阪口安吾櫻花樹下的盜賊
靜立的世紀不曾移動卻化為枯骨
而女子的和服繼續飄逸
即使是幾斤的蛇血毒不死
都化為我對妳那恨與南無三寶

「轉動的瞬間都將碎裂並毫不保留的裸露」

我不曾活過世間
冷靜與化學式的瘋狂都如一般
回首卻連畢固酮的激發都毫無意義
愛意的最終還是交予給你
都將腐臭的作惡黏稠與永恆的虧欠

姑且都簽了字這一世就賣了
轉動的瞬間都將重構並自以為是地高舉
孤獨就是會發出最後一發子彈
在大笑的時間又飛了一會兒

然後將我的靈魂丟上秤子
來吧！世界該跟我論斷誰的寂寞更沈重
最終定義天堂的一段路還是地獄
轉動的瞬間都將涅槃並平平淡淡的喝下

有時在浪的盡頭
沈船的碎片被集聚
那無根的港口不必下錨終究找到暫時停泊的港灣

《停泊的行星之影》

在飛船行進的最後不是能源
不是愛情也沒有異形
燃料槽最後拋出的是最後一包菸
與最後幾滴的白蘭地

我把妳的鑰匙在我心臟瓣膜上打個結
避免悲傷著陸的衝擊會遺失
這次我沒有帶著貓
在行星的起始原來是棵樹

一邊將根插在妳的照片
穿過層層的光纖
從我的螢幕灌入殘缺的腦中
發葉開花
把葉子一片片拔下
「在一起」「不在一起」

數算著過去的命運
活像個落魄小丑皮箱中的把戲
沒有紅鼻子
就勉強把路過的隕石代替
故意不開啟支架
如同再也無法拿回的影子

在給妳最後的信封裡
閉起眼睛，穿戴防護衣

「飛船著陸確認，承受衝擊預備」

原來想停泊的只是一個行星的陰影

《我寫一封遙遠的遺書給你》

台北的秋天十分悶熱
謊言臃腫脂肪塞滿體溫
每一扇藍天
被烏雲與烏鴉的狂言
區隔，沒有光作伴的雨
失去彩虹的資格

「我要與你立約」
「讓你躺臥之地成為我的殿」

恐懼的小販還在殿前
販賣祭物
末日的藉口還值幾個錢
掛一塊大樓看板

無知的十分之一做成絞繩（不要抹黑）
別阻止我們的義行
恣意妄為的「愛」（你我何時出櫃？）

沒人能揣測神的烈怒
只是恐懼，那些無知者
讓信心的冠冕成為斬首的刀

離開之前我會將心臟拋進（在遊行之前）
黑貓的碗（我將遠行）
把自己一同捆上火刑架（我聽見撒但在神的座前辯解）

「他們是用祢的名行義」

烏鴉的遊行的城
火刑的屍體繼續量產
我們將弱小的弟兄獻祭給歷史
延續末日來臨的建國南路

「你當愛人如己」
PS：不要忘記我有喂貓

【反家庭人】

《永恆陽光之戰》

這塊平原很遠
遙遠到沒有人回頭
尋找脫隊的戰士
在奪取另一個人的心臟之前
沒有人可以跟神社
同床共枕

沒有一個戰役
如同這片陽光一樣悠久
只要另一個城池的愛
還有城牆的裂縫

願意廝殺的戰士總是走得更遠
每一個城池卻
只尋著守城的高台

有人會聽從終末的號筒？
每一塊荒原都是
過於單調的行軍之地
「溫柔」才是神祇中最慘忍的
掀起每一個破碎時光的戰場

而「孤獨」總是牽著
老兵的殘缺，遠行

難道特洛伊的磚石
從未在每一個戰士心中
建起理智的城牆
先知的預言都是謊言
除了她的美貌

「那些肋骨與蜜都是我的」

永恆戰場上的陽光
不曾施捨一塊
陰影

《門環的碎語》

妳會在床單的垂擺中
過度囁語每一晚吹飛的窗紗
那些透過他髮絲
數算飛舞灰塵中閃光的幸運
那些呼喚祂的名

溫暖的被褥不遠
而門外幾絲欲求如絲蔓
末日的野葡萄
氾濫成災
妳赤裸的足踝繼續自溺
匍匐敬拜
把那些災禍交給開腸剖腹的純潔獸禽

祂的腳步已然遠走
而妳不曾跟隨
在遺漏的首飾中模擬擁抱
等待號角在失聯的山峰
終無生息
不要質疑我過度失速的悲
沒有榮耀的對待刑具

「有句話你也許不愛聽，這人世間的事情啊，說不好，你身上要是有一件別人沒有的東西啊，你的運氣就來了。」（註）

祂遠走的腳步不遠
宇宙是未曾完成接枝的農事
遠方花朵的香氣緩不濟急
我在自身星光的脆弱中選擇，良人
悲傷的道路

註：出自阪口安吾《墮落論》

《再走一段法場的小徑》

我們始終對於世界充滿善意
嘗試更加深入
從壞習慣與她相交
將被迫收下的惡意切碎
如弄皺的被單上灑滿花瓣
或是胭脂的金箔

姑且的說這無非是種愛情
她將眼球都挖出
拌入早上的味增湯底
將無光的深淵留在眼眶
卻長出長長的舌頭
切下一點腦髓拍平在鍋上

「我們都要把別人的衣裳套量己身」

我想她也是愛我的
日日夜夜的將路邊的灌木
置於我每晚躺下的被褥
在那之上要做愛
直到荊棘的藤爬滿每吋
信任的果實與關聯的腐臭
這都是「罪」(一切都從做愛開始)

她始終以最後的溫柔歌詠世界
寫下長長的小徑(通往法場的小徑)
她要法警在最後的階梯
解了手銬
讓我跪在川流不息的時光中

逐漸老
去

《水母系》

彩色的鱗片
彩色的鱗片是
彩色的鱗片

在疤上累積的折射
過度的海水讓魚窒息
在鹽鹵的溫柔添加太多
剝離的腮腺
不在視覺感知的範圍

玻璃品般的創生者
總是任性的像隻溺水的水母
全力在仔魚面前
隱藏自己的卑劣與怯弱

「人從出生就孤獨一人，或成為別人」

搖曳著透明的冠
偽裝睿智
那些成長的歲月
攝取這浮游的夢想泡沫

「這就是獅子的棕毛嗎？福爾摩斯」

不，這是愛
只是帶著毒刺

那些被擁抱過度的也都成了水母

《別在草莓之前上甜點》

每一顆草莓都很努力
讓每個汗點都
顯得美味
在被壓爛之前
被隨隨便便的吃掉

所以，在場的各位
都是草莓
沒有一餐正餐需要你們
不夠油膩
不夠提供飽足的親情
要不看看砂糖

「農人對於草莓的比較永不終止」

又有哪個灰暗的城市
有生產甜意的陽光
你從山谷來到多雨的街道
城市的草莓有溫室跟日光燈
你依然只能展示
青綠的微笑

「來個人把我吃了」

那遙遠的圓桌
沒有什麼真正值得想念
你愧疚於
從未真正成為一個孩子
如此的驕傲

就說努力的夠多
只是他們又在草莓變甜之前
上了甜點

《我不願成為你的星光》

請妳別在鋪墊上
建起祭壇
我們都沒有光的基因
從木薯而出的
成不了
毒蛇棲息的喬木

也許虧欠的是
一條自在自有的星骸
選擇墜入
一段短缺的生命

「那個事跡到來，毫無選擇」

結出的果子都為了腐爛
成了生命的墊底
那搖擺的風聲
都是最後的酸臭

人們總在腐朽的聖殿
祈求榮耀的希望
在子宮中祈求英雄
而星在霉味中
降生為一匹顫抖的小馬

「我們對你困苦的半生，毫無辦法」

別在為錯誤的維度
塑像
別在升起無知之儀
我不願成為妳的星光

《總在沉默的年少中逐漸腐朽》

總是用存在的原因兌換
賴以存活的真理
從字母單戀的折舊
到宇宙深處的空白填充物
我們在老邁的世界中挖掘正確

那張紙不曾離開生命
生命的是非題
愛情的選擇題
親情用簡答題反芻
虛假的知識取代人生的論文
那個哉問不曾完稿
只是必要過度的生產線

「可事實是，唯恐暴露才華不足的卑怯的畏懼，和厭惡鑽研刻苦的怠惰，就是我的全部了。」(註)

在一個夕陽才是王者
月下的獸不曾變化
都是勇者的詩歌
時間的長征不曾憐憫
我們在它偶然碰撞的長尾中
渴望變老

初生的金絲雀無歌
我把年少兌換成糧食
讓世界繼續活著

一思不曲

註：出自『山月記』，中島敦

《蓋亞與藍鯨之歌》

殘忍的樹離開森林
發電廠張揚的金屬觸手
鼓噪著相互融合一個
閃爍的按鈕，妳有招惹過嗎？

人們搖擺在毛絨絨的日曆
邊緣，我跳躍而出

我召喚妳
用青色的書頁

勾著妳圈養的泡沫
深潛

「妳啜著崇高的星球生存」

我們的汗水與你的汗水
總是會在融合出過度剩餘的
世界之愛

「在下一個循環之前」

一無所有的自由者
與你腐質的奶水交換

這幽微的水下
眼角的火花安詳
如妳明亮的身軀發散成樹

（擁抱著一雙喜鵲是誰？）

不，這星球僅剩
腳掌跌倒處
一片片
消解的花瓣

【反社群人】

《歡樂碰碰人》

我們追尋著變身的狸
因此用慾望
推平牠們森林與毛髮
身而為人
追尋著變身的魔法葉
與狸們追逐活著

每個過於努力的背後
只有邪惡
除非這份努力沒有報酬
我們要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卻要足夠自私
身上沒有一塊多餘的肥肉
餵養一隻流浪狗

「你要扮演一隻狐狸或是雞」

如果我不想追逐星光
下一個孤獨的早晨
是否能依自己的心願
成為黏菌
我是一個龐大且無知的集合
每一個分體
都散發著腐爛的勞動力

「而我的笑容不夠柔軟」

下一個世代
哪有躲藏的森林
你與便利商店偶遇的狸
都帶著魔法的葉子
乘著溫熱的微波食品

你還無法習慣
捷運裡與整個世紀
都要成為一個歡樂碰碰人

《關於那些活著的日常》

第一次感受的溫暖
值得慶祝
在你朦朧的第一次出生
直面自己的瘋狂
與溫順的樣子

「不用在我面前，聽信那些自以為理性的建議」

請忽略我過於扭曲的
粗糙的痛楚
如同時間的掃帚
在深深過度的血痕
把心臟當作善解的恩膏塗抹你身
請忽略我過於疼痛的
真心不易表達

相遇如此突兀
間隙如此的銳利
而你我交纏的人生
如同磨不利尖刀
毫無用意

「如果可以，請為我好好活著」

將遺言寫進衣服的摺縫
如同那些糾纏的恨意
塞著我們為數不多的大腦皺褶
我們都有病
而城市的人們因此
開花結果

「他們為我們的死去歡天喜地」

要去耍賴
允許你賣傻
請過份地去逃避

虛假的日常
偶爾遇見真實的瘋狂（只是合理風險）
今日我們血脈相連
明日請愧疚地與我合體維生

「我們是永恆的受害者，生者不是」

《生存模式：單機／地獄模式》

在巨大的十字路口登入
等待 Loading
等待退潮與黑幕
要優先查看冗長的異常狀態
垂腳在出生地
先抽一支菸

打開公文包要按 B
裝備一卷過期的
色情雜誌

「任務：請擊倒 20 個陰影」

要先尋找一個有光的所在
這裡沒有翻閱的線索
在開怪之前
要確認領帶整不整齊
組隊模式依舊無法解鎖
可能課的單還不夠

我要與陰影
征戰到世界的盡頭
自己一人
在 NPC 的瞳孔裡
沒有天亮
自語著爛漫的字句
這個副本沒有龍

「任務：請擊倒 20 個陰影」

陰影不在沒有西曬的人行道
在乾涸的心田種植
蒐集菸酒的時間
花得更多

不再說著與龍
我的故事
在每一個重生點
只有撿拾屍體
的自己與守屍的影

在年歲漸長的腹肉中
有下一個任務提示
我能否去死？

「任務：請擊倒 20 個陰影」

《悠久之獸》

那些晾著的斗篷
總是沾著滿街嘲諷的露珠
在日光下也不曾
直立行走
也許生命是顆灌鉛的骰子
在悲傷的那面
過度充實

那些在藥袋藏著
名為日常
卻不總是屬於我們
菸盒都是苦的
晃著乾癟的錢袋
那頭總是負債的神經元

「人們揮著鞭子，去驅趕不可名狀」

而神祇們都想逃離
那些無知、恐懼又狂歡的奇點
安安靜靜的
在知與宇宙間打個盹

「烏鴉，是更為聰慧的飛禽」

繼續追逐相同的靴印
是否還在學著人類的行走
在一個路燈昏黃的呢喃
偶而看見真實

又是哪棵缺邊的樹
才應該學著說話
又是哪邊才是被施捨的真實
而被毒藥鉗著的牙齒

「起來！悠久的古神造物！ 祢該起來！」

《全世界我最討厭我自己，可是你卻不知道》

烏雲沒有很多
我總在下雨天的大同電鍋
蒐集整團水氣塞在
空蕩的胸腔裡
我與快樂同工同酬
只是帳戶的所有權不被
自己轄管

每一個休止符都是顫抖
我是個繼續執勤的壞掉的鐘
在搖擺不定的時光
繼續行走
心湖裡立起玻璃的晷
卻沒有恆星

你的宇宙與我無關
嘗試遠離人群
不去邂逅突然的悲劇
並成為主角替身
也許我該領個片酬
憤然尋死

飢餓不為了生命
也不為了企圖靠近的星系
在五分鐘五分鐘的跳動
盡量食用當下的齒槽
勉強為下一個國度服務

也許你的天國總是很近
只不過

我是習慣在地獄的廢料場中
微笑的漫舞
難道
你覺得這樣有比較幸福

《被世界逃離者》

城市過冷的空氣在鼻腔逃走
必須依靠掠奪
勉強呼吸
內臟確實堆滿淤積於
向世界的入口

清晨的絲線的陽光
與絲線的雨掛上封條
調整變形的表情
從不反射的鏡

那些掛上肩膀的落葉
一臉厭惡
北風從每個腳印繞過

用勞力換取維生的愛情
如一碗馬鈴薯的湯
如泡在番茄屍體的蝦
微酸的神經不曾
在灰色調的城市中心
昂首闊步

在咖啡因與咖啡色的蛋糕
邊緣的奶油花邊跌倒
讓糖分攪亂一份過長的日常
滿滿一分
將靜止的街景凝聚成金

有人敲門的時候
我不回應

「我不清楚逃離我的世界去了哪裡？」

《死亡總是理性冗長的協議》

我們以為四季是一條
迅速流轉的錄影帶
在每個過片的日出日落
而落葉不是
秋季應有的權利

夏天也會融雪
春天也會凝固每個寒冬
家中隱藏的秘密屍首
基因的帳本
在夢想的收費站
逐漸變薄

我們為這個城市
用每一段自以為特別的時光
編織同一個祭壇
豎立在乾咳的湖泊深處
與每個舊神的神像
祈禱智慧

「人生最重要的是路途的風景」

只是，你身後的十架
被你黏膩的髮絲
打磨如新
要勞動、要吃飯

「要知道你生產的價值是所有浪費的基石」

你當保守你身，勝過其他事物
免得在你臃腫緩慢的指針
撐不起世界運轉的動能
再努力一點
為所有該得到星星的人
成為城市的燃燒
我們何其有幸，在今生成為輸送帶上的廢料

我們時時計算
保持清醒
為自己擬一份冗長的契約書
把死亡，賣給舊有的神社
包括唯一
可以選擇的幸運

《你值得當個廢物》

你在鍵盤聲中數算著
前生的罪
還能兌換幾個灰色的清晨
在努力的汗水中
描繪著日復一日的無知

「避免真相帶來的傷痛」

填滿人生的格子
在反覆的數字變幻
又錯過一場春末的花雨
連音響的可愛樂團
都疲憊的像個洩氣的皮球
要做些有用的事

「你要有意義」

無論是換取一些金錢
或是一些虛假的夢
或是一些血緣的責任

城市用這些花巧的文字
向你購賣
另一匹肝臟的紋路

你常憎恨著原祖的陽具
為甚麼不夠聰明
他們自以為的知識
只是一部沒有劇情的 A 片
如同人生
沒有一絲慾望的牽繩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到吃的」

都被他們拿去換錢
再去做些應該做的事
走路、熬夜、工作、讀書、社會運動
接著一無是處
在便利商店買一個偶然的
飽足的鮪魚肚

一個人等待的夕陽「未來」
那句遲來的話怎麼說
我們都值得選擇當個廢物

「下一次我不要努力」

【反革命人】

《這裡有一批良心，好便宜的……》

飛舞的花火適合背景
我們追逐井字號的武器
來為自由捨命
來為遠方的年少
失語的衝鋒
只是一張免費照片的故事

事實的像素不足
飛翔的豬隻還選著
出賣脂肪的攤台
豬腦先買
以後在循著歷史的長流
逆水撿拾殘肢

反芻的愚笨與反芻的屍體相似
只是從這個胃到那個胃
我們要活得夠久
就能在正義與公理的屍體前
自拍上傳

「你還清醒並理智嗎？」

在宴會上
無論是迪奧尼索斯的佳釀
蘇摩的月光都不曾短缺
攪和著遠方有個敵人的史詩

「你要不要做愛？」

免得日出敵人的火箭已經
在鑲著奴隸血肉的城下
如同那些被魔王軍凌辱的城
我的遺傳還是人類

你要的是真實
還是新裝的武器只有聰明的人可見
如同在搖曳的金色麥田
我對你沈默的愛意
失序的耳語

每個人的靈魂都標價
價簽上寫著

「這是革命者的新婦」

用夢境購買偶爾收購一池好夢
這裡有一匹良心
好便宜的

PS 我在插入之前都有詢問並得到同意

《那些不說的事》

沒想過三月的月亮
如此拙劣的說謊
張揚的凱歌中
大旗扇著一些榮耀的名
遮著舞步

初學的刺刀
偶而製造同伴的屍體
關於慾望的事
有些該留在歲月裡

「你是不該上了海倫的床」

該描繪那些
執著於陰翳的弟兄
而我的牆上還有
酒醉的倒影

「我在你失序的正義中隨著失序」

不該責備那些老兵
沾著糖的革命者
不該質疑刀疤的身影
在沉默的迴旋中
每一把失去精神的刀
都是日常的
合理風險

「該怎麼定義傷害你的正義」

我搖曳的笛聲
請送我的弟兄之靈遠去
那時一定沒有甚麼
必需穿戴整齊的理想
讓他帶走我的糧草
當渡河的貨幣

「那些不說的事」

我藏在盲眼的歌裡

《我們的偉大人生》

你有沒有看過
黑鳥燦爛的墜落
你有沒有看過
那如刀的冬夜無霧
步履顛預
革命的頭帶成為櫥窗的囚徒

善於躲藏的舌頭
從來不曾
在電子以外的世界
品嚐一些足以溫飽的日光

我們還藏在工廠的廢棄通道
意圖革命

「我們是偉大的逃離者」

昂首辯論
誰身後逃跑的弱者
更加脆弱
而城市的陰天卻從未退縮

「請嘗試為叛亂做個定義」

我只是尋求另一條攻頂的山路（比較庸俗）
每一扇靈魂都標價
只是追隨者的都特別便宜
這年代連地獄
勞工都難當
常常通貨膨脹

我們還是盡量
用新的材料建起
老舊的祭壇
古神的榮光依舊
賜與財富與智識的咒術

在彷徨的星象中
我選擇成為網路的啟明星
不嘗試做決定（沒有責任）
這就是尊重的意義

「我們擁有偉大的人生」下水道的回音都這麼說

《知識份子作為一種高冷病徵》

他們討論著悲劇
與支解的悲劇
在不同的樓層上下
販賣著那些
妥善料理的肉塊

這是一種遙遠的病徵
那些可敬的榮光
來自於衣著楚楚的另一代吟唱者
他們捨棄彩衣與笛
格式與自我標榜的騙術
大於孩童的詩歌

「我們還是繼續扮演遙遠的吹笛者」

這些名為知識的殘缺肉塊
有毒，但那些切割刀法
卻能換錢
還是得放下笛
去吹噓一個知識的獎牌
像隻憂鬱的河豚

「只是吃下那些料理的弱者都已死去」

我們不為自己的高冷賣命
每一場革命
都是巨大的白老鼠戰爭
那些沒有榮光的
信仰之戰

「我還是盡責的吟唱戰爭」

他們貼著肉塊
溫情的擁抱弱者
那些如同一隻隻沾血的海豚
忘記這冷清的海域
都是知識份子的病癥

《所以我笑，死了》

我為我的哀哭切齒
而人們照常吃喝嫁娶
為不得不的無力
人們嫌棄
我總是哭的惱人

「他們總是為自己獵食的努力，心安得理」

所以我笑
我為自己的哀戚
笑得驚人

「我們必須忘記那些不得不的眼淚」

改變是一扇開滿花的門
神沒強迫人們
為我的自私開窗
於是給我一把斧子
自己努力

我笑得大聲
如他們告訴我的正常
並加倍賣力
朝著悲傷的頸項
揮斧

人們照樣吃喝嫁娶
這次他們嫌惡笑得難聽
因此給我慈悲的
死去

《女神的謬論》

我們沿著血管畫線
與屠夫的刀纏綿
這一刀割了四十年

把那些討人厭的賣掉
賣到長長的新店溪
歷史在溪邊不小心跌倒
剛好有鐵絲穿過掌心
剛好額頭上的悲劇像個槍孔

按照女神的法典
我們理智的阻止悲傷
穿過校門的時刻，倒筒白漆
不要理那個虛假的片場

摘掉豬隻們面具的都得先點管燈
那不是自由的聖火
只是我不小心忘記開關在哪裡？

包圍需要專心，坐上王座也是
新的人們不要鼓譟
不要把自己掐暈
我們只是要趕出校園的惡鬼
那些寄宿的舊支配者

「職業學生滾出校園」

用紅顏料做個計畫
放出籠子裡的獵犬們要與純潔做愛
只不過通道的管口過窄
記得毛色都不要太過繽紛
記得要吃早飯

記得不要嘗試奪取屠夫的刀
不然，會痛

新的女神要蒙著金色的眼套
這樣比較有情趣
不要對爸爸們舉劍
將無知與任性射滿天秤就會公平

《H，我在一個妳生存的城市漫步而感到寂寞》

山風落雨的城思念著溫暖的港口
旅人的火車是裁縫，縫著一條
一條長河向南繡一朵相思
回憶是高雄港灣的蘆葦
削成的那組排笛吹奏
那等待的月台

火車飛越冷風，落在晴朗的南方城
戴著濕潤南島的驕傲
綿密的濕氣不斷在藍布醞釀
不規則的雲彩，想找一個地下
安居，習慣冷雨的流浪者
只適合地底的陰鬱

名媛以她燈飾串的項鍊
夜晚的港口城，信任的泡泡互相
碰撞、交錯而融合，匯集成
六合路上的光暈，四神湯和土魷魚羹
是幼年的延伸。H，妳七彩的光圈
破了，在新崛江的叫賣聲裡

回憶是無法推翻的專制壓迫
美麗島的烈士的遺骸沉積成一幅窗景
H，在妳之中，我是真理的死者
於中央公園站旁的土丘
已經坐化成孤獨的肉身佛
H，請讓我安息，我的
流浪該結束了

把背影，剪成一隻蛾
牠將代替我最後的步伐向妳
請將牠火化，並傾聽牠灰燼中最後的
呢喃。H，我在一個妳
仍生存的城市漫步
而感到寂寞

通向自縊的旅行
H 請將我的頭顱割去醃著
養那隻屬於二月的
春蠶

《伏生》

失衡破碎的鍵盤還在輸入
任何堅持傷痛與前進的勇者
都在魔王城的現實前
看著和平協議簽訂

會開始後悔離別的壯志
綁髮的村口樹上
蓋起相似的樓
不用獵取魔物的獎金
髮小家裡開始收租

而勇者的劍（棄置在便利店的倉庫）
每一個華麗的招式被標價
在另一瓶酒的包裝
從勇武的馬都是
自由的駝獸

武藝最後的哀鳴
成為腹上
驕傲的肥肉

「和平的白鴿不必蒙眼」

夕陽的閃光開始複製
貼上另一個含露的清晨
開始分不清
溫暖的公寓與野地的營
誰更纏綿

還在玻璃櫥窗後思念
那隻搖曳燦爛
邪龍施法的尾翼，有片相似的雲

在人生的日常匍匐
本來就沒有一種夢想，秤不出價

「歡迎光臨，今天藥水買一送一」